

# 鲁迅书集（第二册）

一九二八年

280131 致李霁野

霁野兄：

十六日来信，昨天收到了。《小约翰》未到。《莽原》第21,22期，至今没有收到。现在邮政容易失落，我想此后以挂号为妥。

《小约翰》的装订，我想可以在北京就近随便办理，能怎样便怎样，不必再和我商量，因为相隔太远，结果也无非多费几回周折，多延一点时光，于实际没有用的。

《朝华夕拾》上的插图，我在上海无处觅，我想就用已经制好的那一个罢，不必换了。但书面我想不再请人画。厂淳菁阁(?)似乎有陈师曾<sup>[1]</sup>画的信笺，望便中给我买几张(要花样不同的)寄来。我想选一张，自己写一个书名，就作为书面。

此地下雪，无火炉，颇冷。

迅 一 卅一

\* \* \*

[1] 陈师曾(1876—1923) 名衡恪，字师曾，江西秀水人，画家，篆刻家。曾留学日本，后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编审员，和鲁迅相识。

## 280205 致李霁野

霁野兄：

一月廿四日信已到，《小约翰》两包，也已经收到了。

有一样事情不大好，记得我曾函托，于第一页后面，须加“孙福熙作书面”字样，而今没有，是对不起作者的，难以送给他。现在可否将其中的一部分（四五百部）的第一张另印，加上这一行，以图补救？

望即将现在所订那样的（即去年底寄给我的）《小约翰》，再寄给我十多本。如第一页另印本成功时，再将另印本寄给我十本，就够了。

司徒乔在上海，昨天见过了。

由北京分送的《小约翰》，另纸开上。

迅 二五

## 280222 致李霁野

霁野兄：

二月十四日来信收到。Eeden<sup>[1]</sup>照相五十张我早寄出了，挂号的，现想已到。《朝华夕拾》应如何印法，我毫无意见，因为我不知道情形，仍请就近看情形决定。

你的稿子<sup>[2]</sup>寄上，我觉得都可以用的。静农的稿子停几〔天〕看后再寄。《坟》我这里一本也没有了，但我以为可以迟

点再印。

《未名》的稿，实在是一个问题，因为我在上海，环境不同，又须看《语丝》外来稿及译书，而和《未名》生疏了——第一期尚未见——所以渐渐失了兴味，做不出文章来。所以我想可否你去和在京的几个人——如凤举，徐耀辰，半农先生等——接洽，作为发表他们作品的东西，这才便当。等我的译著，恐怕是没有把握的。就如《语丝》，一移上海，便少有在京的人的作品了。

丛芜兄现不知在何处，有一信，希转寄。

迅 二月廿二日

\* \* \*

〔1〕 Eeden 即望·蕩覃。

〔2〕 稿子 指李霁野的短篇小说集《影》。1928年12月由未名社出版，为《未名新集》之一。

## 280224 致台静农

静农兄：

十五日信收到。你的小说，已看过，于昨日寄出了。都可以用的。但“螻蛄”之名，我以为不好。我也想不出好名字，你和霁野再想想罢。

中国文学史略，大概未必编的了，也说不出大纲来。我看过已刊的书，无一册好。只有刘申叔的《中古文学史》<sup>〔1〕</sup>，倒

要算好的,可惜错字多。

说起《未名》的事来,我曾向霁野说过,即请在京的凤举先生等作文,如何呢?我离远了,偶有所作,都为近地的刊物逼去。而且所收到的印本断断续续,也提不起兴趣来。我也曾想过,倘移上海由我编印,则不得不做,也许会动笔,且可略添此地学生的译稿。但有为难之处,一是我究竟是否久在上海,说不定;二是有些译稿,须给译费,因为这里学生的生活很困难。

我在上海,大抵译书,间或作文;毫不教书,我很想脱离教书生活。心也静不下,上海的情形,比北京复杂得多,攻击法也不同,须一一对付,真是糟极了。日前有友人对我说,西湖曼殊坟上题着一首七绝,下署我名,诗颇不通。今天得一封信<sup>[2]</sup>似是女人,说和我在“孤山别后,不觉多日了”,但我自从搬家入京以后,至今未曾到过杭州。这些事情,常常有,一不小心,也可以遇到危险的。

曹译《烟袋》<sup>[3]</sup>,已收到,日内寄回,就付印罢,中国正缺少这一类书。

迅 二 二四

\* \* \*

[1] 刘申叔 即刘师培(1884—1919),字申叔,江苏仪征人,近代学者。《中古文学史》,即《中国中古文学史》,是民国初年他在北京大学授课时的讲义,后收入《刘申叔先生遗书》。

[2] 今天得一封信 指当时上海法政大学学生马湘影来信,

其中说1928年1月10日在杭州遇一自称“周树人”的人，曾在杭州孤山脚下苏曼殊墓前题诗，且以青年导师自居。后来查明冒名者系杭州一个周姓的小学教员。参看《三闲集·在上海的鲁迅启事》。

〔3〕《烟袋》苏联作家爱伦堡等人的短篇小说集，共收十一篇，曹靖华译，1928年12月未名社出版。

## 280226 致李霁野

霁野兄：

昨天将陈师曾画的信纸看了一遍，无可利用。我以为他有花卉，不料并无。只得另设法。

《烟袋》已于昨夜看完了，我以为很好，应即出版。但第一篇内有几个名词似有碍。不知在京印无妨否？倘改去，又失了精神。倘你以为能付印（因我不明那边的情形），望即来函，到后当即将稿寄回。否则在此印，而仍说未名社出版，（文艺书籍，本来不必如此，但中国又作别论。）以一部分寄京发卖。如此，则此地既无法干涉，而倘京中有麻烦，也可以推说别人冒名，本社并不知道的。如何，望即复。如用后法，则可将作者照相及书面（我以为原书的面即可用）即寄来。

迅 二二六

## 280301 致李霁野

霁野兄：

译稿很好，今寄还。我想，以后来稿，大可不必寄来看，以

免多费周折。《未名》一期未见。

此外，廿二来信中的问题，前信均已答复了，此不赘。

迅 三 一

《坟》我这里已无，如须改正，最好寄一本给我。

### 280306<sup>①</sup> 致章廷谦

矛尘兄：

三日来信，昨天收到的。《唐宋传奇》照这样，还不配木刻，因为各本的字句异同，我还没有注上去。倘一一注出，还要好一点。

游杭之举，恐怕渺茫；虽羨五年陈之老酒，其如懒而忙何，《游仙窟》不如寄来，我可以代校。

曼墓题诗，闻之叶绍钧。此君非善于流言者，或在他人之墓，亦未可知。但此固无庸深究也。

垂问二事：前一事我不甚知，姑以意解答如下：——

河东节，意即河东腔，犹中国之所谓“昆腔”，乃日本一地方的歌调。

西鹤<sup>[1]</sup>，人名，多作小说，且是淫书，日本称为“好色本”，但文章甚好。古文，我曾看过，不大懂，可叹。

《游仙窟》以插画为书面，原是好的，但不知内有适用者否记得刻本中之画，乃杂采各本而成，非本书真的插画。待看后再说。

软文所闻种种迫害，并不足奇。有几种刊物（如创造社出

版的東西),近來亦大肆攻擊了。我倒覺得有趣起來,想試試我究竟能夠挨得多少刀箭。

寫得太潦草了,實在是因為喝了一杯燒酒,死罪死罪!

迅 三六

斐君兄均此致候不另。

\* \* \*

[1] 西鶴 即井原西鶴(1642—1693),日本作家。著有《好色一代男》、《好色五人女》等。

## 280306<sup>②</sup> 致章廷謙

矛塵兄:

午後寄一信,想已到。現續查得“河東節”的意思如下:——

“河東節”,一名“江戶節”;江戶者,東京之舊稱也。乃江戶人十寸見姓河東名所創唱戲的腔調。然則河東乃是人名,猶中國之有梅派,譚派<sup>[1]</sup>矣。

迅 三六

\* \* \*

[1] 梅派 京劇演員梅蘭芳所創“正旦”表演藝術的流派。  
譚派,京劇演員譚鑫培所創“生”表演藝術的流派。

## 280314<sup>①</sup> 致李霁野

霁野兄：

三月二七日信都已到。《未名》123期也收到了。

《烟袋》稿昨托北新寄去，今日当已寄出。

小说译稿<sup>[1]</sup>是好的，今寄上。我想这些稿子，以后不必再寄来由我看过，其中或有几个错字，你改正改正就是了。

《文学与革命》我想此地当有人买，未名社的信用颇好，《小约翰》三百本，六七天便卖完了。

黄纸，我觉得不能用于《朝花夕拾》书面，另看机会罢。

我记得十七本的《一千一夜》<sup>[2]</sup>，孔德<sup>[3]</sup>买有一部。大约价要百元以上。

迅 三 十 四

\* \* \*

[1] 小说译稿 指《预兆》，波兰什罗姆斯基(1864—1925)作，李霁野译文载《未名》半月刊第一卷第六期(1928年9月)。

[2] 《一千一夜》 即《一千零一夜》，阿拉伯古代民间故事集。

[3] 孔德 指北京孔德学校。1917年由北京大学部分同人筹办并担任教职。

## 280314<sup>②</sup> 致章廷谦

矛尘兄：

十日信已到。我不去杭州，一者因为懒，二者也忙一点，但是，也许会去，不过不一定耳。

《游仙窟》有好本子，那是好极了。译文<sup>[1]</sup>还未登出，大约不远了罢。

“犬”——这真是大上手民之当了——我的稿子<sup>[2]</sup>上是“犬儒”=Cynic<sup>[3]</sup>，它那“刺”便是“冷嘲”。

达夫那一篇文<sup>[4]</sup>，的确写得好；他的态度，比忽然自称“第四阶级文学家”<sup>[5]</sup>的好得多了。但现在颇有人攻击他，对我的更多。五月间，我们也许要再出一种期刊<sup>[6]</sup>玩一下子。

中国文人的私德，实在是好的多，所以公德，也是好的多，一动也不敢动。白璧德 and 亚诺德<sup>[7]</sup>，方兴未艾，苏夫人<sup>[8]</sup>殊不必有杞天之虑也。该女士我大约见过一回，盖即将出“结婚纪念册”<sup>[9]</sup>者欤？

斐君太太当已临盆，所得是女士抑男士欤，希见告。

迅 三十四

\* \* \*

[1] 译文 指周作人的随笔《夜读抄(二)》，内容系抄译日本幸田露伴著《蜗牛庵夜谭》中关于《游仙窟》的一篇，章廷谦校点出版《游仙窟》时曾将它列为附录。

[2] 我的稿子 指《小杂感》。后收入《而已集》。

[3] Cynic 昔匿克，指古希腊昔匿克学派的哲学家。他们过着禁欲的简陋生活，被人讥为穷犬，故又称犬儒学派。这些人主张独善

其身,以为人应绝对自由,否定一切伦理道德,以冷嘲的态度看待一切。

〔4〕 达夫那一篇文 未详。

〔5〕 “第四阶级文学家” 指当时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创造社、太阳社成员。当时一些人套用外国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社会等级的划分,称无产者为“第四阶级”。

〔6〕 指《奔流》,文学月刊,鲁迅、郁达夫合编,1928年6月20日在上海创刊,1929年12月出至第二卷第五期停刊。

〔7〕 白璧德(I.Babbitt,1865—1933) 美国近代“新人文主义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。著有《新拉奥孔》、《卢梭与浪漫主义》等。亚诺德(M.Arnold,1822—1888),通译阿诺德,英国诗人、文艺批评家。著有诗集《吉普赛学者》、《批评论文集》二卷等。

〔8〕 苏夫人 即苏梅(1897—1999),又名雪林,笔名绿漪,安徽太平人,当时在上海沪江大学任教。

〔9〕 “结婚纪念册” 指苏梅的散文集《绿天》。1928年3月北新书局出版。《语丝》周刊第四卷第九期(1928年2月27日)所载该书出版广告,说它是“结婚纪念册”。

## 280316 致李霁野

霁野兄:

《坟》及《未名》4,《革命和文学》<sup>〔1〕</sup>四本都已到,能再寄我四五本更好,以一包之度为率。如用纪念邮票,这里要被罚。

《黄花集》<sup>〔2〕</sup>中应查之人,尚查不出,过几天再说罢。现在这里寄稿也麻烦,不准封。

《朝华夕拾》封面已托陶君去画,成即寄上。

小峰之兄(仲丹)<sup>〔3〕</sup>昨在客店陪客,被人用手枪打死。大约是用来打客人的。他真死得冤枉。

今天我寓邻近巡警围捕绑票匪,大打其盒子炮和手枪,我的窗门被击一洞,巡警(西洋人)死一人,匪死二人。<sup>〔4〕</sup>我无伤。

迅 三十四六

\* \* \*

〔1〕《革命和文学》即《文学和革命》。参看 270409 信注〔4〕。

〔2〕《黄花集》俄国、北欧诗歌小品集,韦素园译,内收作品二十九篇,1929年2月出版,《未名丛刊》之一。

〔3〕仲丹 李小峰之兄,当时负责北新书局营业事务。1928年3月14日在上海福州路鼎新旅馆被两名身份不明的男子击毙,原因不详。

〔4〕1928年3月15日下午三时许,上海静安寺路捕房派员赴东横浜路景云里十九号缉捕绑匪,当场击毙三人,拘获三人。捕房副捕头克劳莱因手枪走火殉职。

## 280331<sup>①</sup> 致李霁野

霁野兄:

《朝华夕拾》封面,今天陶君已画来,但系三色,怕北京印不好,便托他去印,计二千,成即寄上。不知够否?倘不够,当续印。其款当向北新去取,于未名社书款中扣除。

该书第一页上，望加上“陶元庆作书面”字样。

迅 三 卅一

## 280331<sup>②</sup> 致章廷谦

矛尘兄：

廿二四信均收到；致小峰信等已面交。恭悉已有“弄璋”之喜，敬贺敬贺。此非重男轻女，只因为自己是男人，略有党见，所以同性增加，甚所愿也。至于所提出之问题，我实不知有较妥之品，大约第一原因，多在疏忽，因此事尚无万全之策，而况疏忽也乎哉。北京狄博尔 Dr.<sup>[1]</sup> 好用小手术，或加子宫帽，较妥；但医生须得人，不可大意，随便令三脚猫郎中<sup>[2]</sup> 为之。我意用橡皮套于男性，较妥，但亦有缺点，因能阻碍感觉也。

《游仙窟》事件，我以为你可以作一序，及周启明之译文，我的旧序，不如不用，其中材料，你要采用便可用。至于印本，我以为不必太讲究；我现在觉得，“印得好”和“新式圈点”易[是]颇难并立的。该《窟》圈点本印行后，既有如许善本，我以为大可以连注印一本旧式装订的阔气本子也。但圈点则无须矣。

现在不做甚么事，而总是忙。有麟之捧风眠<sup>[3]</sup>，确乎肉麻，然而今则已将西湖献之矣了。

迅 三 卅一

尊夫人令爱令郎均此致候。

\* \* \*

〔1〕 狄博尔 Dr 即德国医生狄博尔,当时为北平德国医院院长。

〔2〕 三脚猫郎中 指不高明的医生。明代郎英《七修类稿》卷五十一:“俗以事不尽善者,谓之三脚猫。”

〔3〕 风眠 林风眠(1900—1991),广东梅县人,画家。曾留学法国,当时任杭州国立艺术院院长。荆有麟在《贡献》第二卷第二期(1928年3月15日)发表《林风眠个人展览会》一文,其中说林作《人类的历史》与达·芬奇的蒙那利沙“一样地成功着”。接着孙福熙又在该刊第二卷第三期发表题为《以西湖奉献林风眠先生》的称颂文章。

## 280409 致李秉中

秉中兄:

昨日收到一函一信片,又《美术大观》<sup>〔1〕</sup>一本,感谢之至。现尚无何书需买,待需用而此间无从得时,当奉闻。

记得别后不久,曾得来信,未曾奉复。其原因盖在以“结婚然否问题”见询,难以下笔,迁延又迁延,终至不写也。此一问题,盖讨论至少已有二几千年,而至今未得解答,故若讨论,仍如不言。但据我个人意见,则以为禁欲,是不行的,中世纪之修道士,即是前车。但染病,是万不可的。十九世纪末之文艺家,虽曾赞颂毒酒之醉,病毒之死,但赞颂固不妨,身历却是大苦。于是归根结蒂,只好结婚。结婚之后,也有大苦,有大

累,怨天尤人,往往不免。但两害相权,我以为结婚较小。否则易于得病,一得病,终身相随矣。

现状,则我以为“匪今斯今,振古如兹”〔2〕。二十年前身在东京时,学生亦大抵非陆军则法政,但尔时尚有热心于教育及工业者,今或希有矣。兄职业我以为不可改,非为救国,为吃饭也。人不能不吃饭,因此即不能不做事。但居今之世,事与愿违者往往而有,所以也只能做一件事算是活命之手段,倘有余暇,可研究自己所愿意之东西耳。自然,强所不欲,亦一苦事。然而饭碗一失,其苦更大。我看中国谋生,将日难一日也。所以只得混混。

此地有人拾“彼间”牙慧,大讲“革命文学”,令人发笑。专挂招牌,不讲货色,中国大抵如斯。

今日寄上书三本,内一本为《唐宋传奇集》上册。缺页之本,弃之可矣。

迅 上 四月九日

\* \* \*

〔1〕《美术大观》即《苏俄美术大观》。1928年日本东京原始社出版。

〔2〕“匪今斯今,振古如兹”语出《诗经·周颂·载芟》。振古,自古。

280413 致江绍原

绍原先生:

今天奉到十二日来信。《须发爪》<sup>[1]</sup>早收到了,感谢感谢。但纸张不大好,大约还是北京的罢。我想,再版时须用得好一点。

《语丝》向来不转载已经印出之刊物,这小册子<sup>[2]</sup>又太长,不好送去,今寄还。

杭州之另一“鲁迅”<sup>[3]</sup>,已曾前闻。但他给一个学生信,则云在上海的一个是冒充的。又有一个“周树人”,冒充司长,在徐州被捕,见沪报。不知怎地,今年连真假姓名都交了“华盖运”了。

迅 启上 四月十三日

\* \* \*

[1] 《须发爪》《发须爪——关于它们的迷信》,江绍原著,1928年3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。这是我国最早一部用人类学方法研究迷信的专著。

[2] 小册子 指简又文的讲演稿《我所认识的冯玉祥及西北军》。后由江绍原介绍刊载于《贡献》旬刊第三卷第一期(1928年6月5日)。

[3] 另一“鲁迅”指马湘影在杭州西湖遇见“鲁迅”之事,参看280224信注[2]。

280504<sup>①</sup> 致章廷谦

矛尘兄:

廿八信早到。近来忙一点,略说几句罢:——

大学院一案<sup>[1]</sup>,并无其事,不知是何人所造谣言。所以说不到“去不去”。

《游仙窟》序只用我的,也可以,并无异议。

语堂夫妇前天已见过,口信<sup>[2]</sup>并未交出。但杭州之好,我是知道的。

和达夫同办的杂志,须六月间才可以出。

顾傅被反对于粤,我无所闻。

对于《贡献》,渺视者多。

第四阶级文学家对于我,大家拚命攻击。但我一点不痛,以其打不着致命伤也。以中国之大,而没有一个好手段者,可悲也夫。

闻成仿吾<sup>[3]</sup>作文,用别的名字了,何必也夫。

衣萍的那一篇自序<sup>[4]</sup>,诚然有点……今天天气,哈哈……

迅 上 五月四日

令夫人令爱令郎均此不另。

\* \* \*

[1] 大学院一案 据收信人回忆,当时谣传鲁迅将去南京大学学院任职。

[2] 口信 收信人当时曾托林语堂转告鲁迅,请他去杭州一游。

[3] 成仿吾(1897—1984) 湖南新化人,创造社主要成员,